

# 黄河边上的行与思

李骏虎



做什么。问了当地政协的工作人员才知道，原来回族群众有传统的“浪山”习俗，就是上山来闲逛，并不专为看赛马。

另一个是在太子山旅游大通道的黄河岸边，对岸是松鸣岩上的庙观，有点像山西北岳恒山上的悬空寺，但规模要小很多。就是这样一个个在山西人眼中仿佛微缩景观的河岸边，却有着规划设计很成规模的观景台。观景台覆盖着遮阳顶棚，下面是一排排的桌凳，供人们休闲看景时品茶休息。每年农历四月末的“花儿大会”，这里要接待10万人次的游人。

这使我想起2022年8月参加省政协在山西省开展的“深化文旅融合发展理念，助力沿黄精品景点建设”调研，当时去了黄河入晋第一湾老牛湾，这是黄河和长城交汇的地方，还去了河曲县的黄河边。实在讲，这一段的山河之壮美和植被的丰茂

新时代以来，我作为政协委员多次参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沿黄精品景点建设等专题调研和座谈会，也作为作家参加过几次沿黄文学采风活动，慢慢地发现：好玩不好玩，会玩不会玩，已经成为传统的农耕文明区域，尤其是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的省份发展文旅产业面临的新课题。

像黄河流域腹地河南、河北、山西这样有着5000年农耕文明历史的区域，自古以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勤劳的品质代代传承，骨子里没有到处“闲逛”的基因。在我生长了20多年的晋南农村，仅仅二三十年前，人们还是天不亮就赶着牲口下地，满天星斗了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喝汤，下雨天也要抓紧修农具、刷刷牲口。后来有了化肥，更要抢在下雨前打仗般地去庄稼地里“追肥”，以便雨水使化肥的效力更加均衡。可以说，自帝尧“教民稼穡”以来，近5000年的岁月里，以我的家乡尧都平阳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农耕文明区域，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夜辛勤劳作成为一种本分和美德。尤其到了近古和现代，随着人口的激增，吃饭问题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使土地和农业成为第一要务，这就造成即使是在农闲季节，人们也在“备耕备荒”。对于传统的农耕文明区域，尤其是资源型省份来说，要实现把旅游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比产业模式的调整为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这应该也是人们对成都趋之若鹜的深层原因，他们去成都更多的是为了短暂地“客居”一下，体验一把“安逸”、缓慢、“巴适”的休闲生活状态。

同为农耕文明腹地和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的陕西关中地区，西安的好玩是和兵马俑齐名并且相得益彰的：《古今大战秦俑情》是新时期最早通过影视作品活化利用文物古迹打造“网红”效应的成功案例；城建规划上保护古城开发新城的举措，使得西安古城成为体验大唐文化和陕西特产美食的好玩又好吃的文化

景区，后来山西的平遥古城和大同古城基本都是借鉴了这个模式。从大唐芙蓉园到大唐不夜城，更是与时俱进与现代技术手段并行。202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西安分会场千万人昂首与不夜城上空的三维李白齐声高颂《将进酒》，让新时代的年轻人穿越千年体验盛唐气象，也让西安这座历史文化古城再次成为最好玩的城市之一。

西安善于把文化品牌打造成好玩的景点，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借题发挥的，文学名著照样可以“以文赋能”。2019年的春节，我曾对西安灞桥区新打造的白鹿原上的白鹿仓景区做过一次深度调研。白鹿仓庙会主题景区依托著名作家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原》及其衍生品同名电视剧和电影开发而成，以陕西风物与名吃为主，兼及各地小吃，有老腔有游乐，喝完就摔的粗瓷酒碗残片堆积成山。虽然是新打造的景区，但慕名来玩的人已摩肩接踵。现在看，西安一直能够吸引游客的原因，不仅因为她是十三朝古都，更是因为她能够以文促旅，使文旅深度融合，以历史文化为背景不断打造好玩的兴奋点。好玩西安，值得同为农耕传统地区和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的省份借鉴。

黄河流域有着深远农耕文明传统的几个省份中，除了少数几个海滨城市，大多还都不能摆脱传统观念对新的旅游需求的束缚，反而是黄河中上游的甘肃、宁夏等省区更加契合人们以休闲为主要特点的旅游需求。2023年8月，我参加山西省政协“建设龙头景区，打造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调研组赴甘肃、宁夏考察学习，在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有两个景象引发了我的思考：

一个是和政县里语云端景区的赛马大会，山顶赛马场的盛况不必多说，令我感到不解的是人们似乎并不专为看赛马而来。盘山路两侧停满了汽车，人们就在路边支起野营装备来休息餐饮。还有更多人从不同山路进出，不知道是在



## 名家名笔

在《爱上荔波》这本书中，我写过一篇《小七孔的喧》。为什么还要写小七孔是神曲呢？

只因这是我在小七孔一段难忘的记忆。

写小七孔的喧声，主要是描绘小七孔桥下的响水河，日夜带给居住在附近的布依、水、苗、瑶各族老乡和今天蜂拥而来的游客们的感觉，清澈如碧的响水河给人的美景。

而称呼小七孔是神曲，具有小夜曲般的悠远和陶醉的美，则是我在黎明时分坐在小七孔边上时独特的感受。

一般的游客，到了世界遗产地，面对一个又一个令人流连忘返的景点，只能无奈地带着赶时间的遗憾，匆匆忙忙地赶路，生怕漏下了啥精彩的景点没有见到，也没有留下镜头。

即使在景点附近民宿入住下来的客人，赶早起来后，也不可能找着交通工具在拂晓时分来到小七孔桥边。

而我，早就荔波各族老乡的朋友了，和这块土地结缘了半个世纪。头天夜里和一个文人说好，他乐呵呵地笑道：“叶老师，一言为定，明天一大早，我陪着你悄悄地到小七孔去，感受一下天蒙蒙亮时的小七孔。我有车。”

朋友是个水族知识分子，虽也是文人，却仍不改他那率直爽朗的个性，对我补充道：

“就我们俩去，我一个伙伴也不喊。”

没想到他说的一大早，竟然是天还没亮呢。

我正在熟睡中，他那辆小轿车就在我楼下鸣了两声短促的喇叭。

当我坐上他车子时，他一边发动车子，一边道：“我们悄悄地进去，打枪的不要。从这里开往景区，还得二十几分钟哩！”

果然，车子从山路上直插过去，开到景区门前平时收票的地方时，售票厅、检票口都还没开哩。水族朋友道：

“他们还没到上班时候呢！我们可以直接进去。”

下车移开了挡道的路障，他还不无乖张地做了一个鬼脸。“出来的时候，我们补票也不迟。县里面给我开了路条，你放心，我们不犯规。”

其实景区负责人我也认识，是个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是这边瑶区培养的第一个瑶族女大学生，上大学时，听过我的课。

我们下车来到小七孔桥时，我从睡梦中被喊醒的倦意顿时一扫而光。

天哪！这是我多次在白天里见过的小七孔景区吗？

只见在拂晓时分朦朦胧胧的晨色里，桥孔、桥身覆盖着浓绿荫的小七孔宛如仙境，响水河面上凝然不动地浮动着白色的雾纱，小七孔桥时隐时现地似在黎明的晓色中穿行。它似乎也有着灵性般从夜的沉睡中苏醒过来。

水族汉子从车子上拿下了摄影器材，一改他那耿直的性格，放低声音对我说：

“叶老师，你随意感受，我也要工作了。”

说着，走一旁去选择角度架设他的机器了。

我选中一块不大不小

## 神曲小七孔

叶辛

的山石，手一摸，有露水，我掏出几张餐巾纸抹拭了几下，将就平顺的山石坐了下来。

从小七孔桥两侧的山坡树林里传出一声两声雀儿的啼鸣。

天渐渐亮了，眼前的山色、景物尤其是小七孔桥清晰起来。

我置身于这山野的幽深宁静之中，只有响水河流淌的声音和早醒鸟儿的鸣声。

我真正地感受到了自然界中“溪声喧亦静”的神妙境界。

噢，我的身畔分明响起小夜曲的鸣奏声，悠扬、醉然得如诗如梦。不、不、不！不是一般的小夜曲，而是神曲。

我双手抱膝，坐在石头上，从身心里涌出的神曲似在由一支无形的乐队演奏。不知为什么，响水河的流水，这当儿显得出奇地温顺，水面平静、水色如玉，涂抹着一层层绿色的两岸山岭，恰似一幅巨大的浓郁油画。整个小七孔景区，在我的眼前像是一只巨型的盆景。噢，小七孔的美是立体的，那绿色的层次远近高低都不同。小七孔的美是实实在在的，我本人就置身其中，伸手就可以触摸到身边的石头、石块、苔藓和河里的水。小七孔的美也是如诗如画的，都说最美的山水画得留白，待在小七孔桥畔，连留白处也让人觉得美不胜收。

天色亮堂起来了，不过太阳的光还没有越过周边高耸秀丽的山峰，小七孔景区的所有色彩都明亮起来了。

我感觉中的神曲，也仿佛在指挥棒无形的挥动之下激越、欢快、喜悦起来。

不是么，放眼望去，远处响水河的68级跌水瀑布群像一条摇摇晃晃、腾跃跳荡的银练般，不息地舞动着。

全世界的瀑布都是从山崖间飞泻而下、直坠河谷的。唯独这68级瀑布群，是顺着河谷自高而低躺在溪流中奔腾下来。不知有多少游客在不知不觉间走到了瀑布尽头，又折返回来道：我真不舍得离开这么美的地方，真舍不得！

每当我听到中外游客对我说这句话，我就会提醒般对他道：“你感觉神曲在演奏么……”

（作者系中国作协原副主席）

## 青草茈茈

### 赏李伯实“婴戏图”

骆芃芃

想的影响，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男尊女卑”等表现在画面上是君大臣小、男大女小。人物画也需要用墨色强调质感，但一般是直接按面部轮廓的起伏凹凸着色，而不是像西洋画那样根据光线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尽管写实性强，但主要还是表现画家心里对物象的认识。伯实先生“婴戏图”大胆运用了西洋画技法中较为合理的部分，使人物造型、动态十分准确。《百子图》是他的力作，有100件作品，其中主要是“婴戏图”的作品，整幅画卷充满喜庆、祥和的气氛。他以春、夏、秋、冬四季交替为时序，形象地描绘出孩童稚趣的心理和天真可爱的相貌，充分显示了伯实先生源于古法又勇于创新的现实主义手法。

工笔人物画以线条的造型为主要表现手法，线条的表现力直接影响整幅画面的成败。伯实先生“婴戏图”的线条精细又不失力度，灵动而凝重，准确而流畅；轮廓线描时如针叶，时如游丝，时如铁线，笔笔到位，条条见功。“业精于勤”，伯实先生不分寒冬酷暑，天天坚持作画从不间断。其实，一位有成就的画家，不管他的观念多么超前、手法多么富于个性，最终都无不遵循着继承传统、勤学苦练的艺术规律。伯实先生

同样没有例外。六朝画家谢赫将“气韵生动”置于“六法”之首，可见其重要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气韵生动”就是人物画中所说的“传神”。伯实先生将儿童心理刻画得真切切切：那放风筝的憨态，“藏猫猫”的稚拙，说悄悄话的诡秘，戏耍的顽皮……千姿百态、千变万化而又突然凝滞的瞬间，被伯实先生的笔“抓”得惟妙惟肖。

“童真”和“自然”没有界限，“童真”即“天真”，“天真”即“自然”。一个艺术家一生追求的就是艺术造谐的自然境界。“师法自然”“天人合一”这些辞藻用在艺术实践上由来已久。伯实先生以他淳朴的性情、功力深厚的笔法，几十年如一日地写着他心中的“自然”，追求他心手合一的境界。

结识伯实先生已有几十年了，我对他的为人和艺术始终有着深深的敬意。如今伯实先生已作古，重温他的《百子图》，不由得想起他的音容笑貌犹如他笔下的孩童一般。“画家惯唱童心曲，无限天真出砚池。”这是启功先生曾经对伯实先生“婴戏图”最中肯的评价。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名誉院长）



▲婴戏图 李伯实 作

李伯实先生系荣宝斋老画家，性情率真，为人淡泊宽厚，一生笔耕不辍。他擅画工笔人物、山水和梅花，早年随人物画家吴光宇、陈林斋、吴镜汀等学习绘画。他的“婴戏图”与吴镜汀先生一脉相承，而又在承袭吴光宇先生画法的基础上更加细腻化，人物造型上也有所突破，尤其在人物动态上有独到之处。

注重写实是中国古代人物画的一大特征，阎立本的《步辇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赵孟頫的《红衣罗汉图》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但中国古代人物画在人物造型比例分配上不同于西洋画。其中不仅仅是夸张手法的运用，有时还要受中国礼教思

## 委员笔记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 二十四节气之夏至

